

◆六岭杂谈

为师之道

——郑璟老师二三事

范容

前些天,在《邵阳晚报》“校园风铃”版上看到一篇小学生写的作文,指导老师是中河街小学的郑璟老师,顿时倍感亲切。这让我想起许多与郑老师相关的旧事趣事来。

记得是2004年的8月底,我带儿子去中河街小学报名读一年级。彼时郑老师是班主任,正是青春年华,二十多一点的年纪,唇角眉眼俱是温柔,眼睛很是明亮。转眼二十年寒来暑往,儿子今年顺利从学生转为职场新人。儿子从学以来,遇到的大都是良师。令我记忆最深的却还是他的第一任班主任郑璟老师,也许是因为与郑老师相处多的缘故吧。

平心静气与活泼俏皮,这两个词就那么和谐地在郑璟老师身上展现,令人观之即亲,让学生见之心喜。最让我惊奇的是,郑璟老师童心未泯。犹记得刚开学某个周一的早上,我送孩子到教室看到的画面。

“老师,郑老师,我好想你!”一个活泼泼的女娃跳着蹦着欢呼着。娇小的郑老师眉眼弯弯,学着小女孩嗲声嗲气地回应着:“真的呀!我

也很想你噢!”如今忆及,仍是忍俊不禁,笑从心来。

郑老师对学生很用心。某天下午去接孩子时,儿子害羞地跟我说:“妈妈,今天中午郑老师牵着我的手,说带我去玩。”我好奇地问他,去哪儿玩呀?他笑呵呵地说:“老师也问我知不知道她带我去哪里。我知道啊,去食堂吃饭嘛!她就哈哈大笑起来了。”我也笑出声来,这是郑老师见儿子腼腆,与儿子互动呢!

最让我好笑的是,又一天去接孩子时,两三位家长跟我说我的娃上课睡着了,我赶紧去找郑老师了解详情。郑老师大拇指与中指打开比划着:“睡了两课时,睡得好香,我也没去打搅他。中午放学,我拍醒他时,口水流了这么长……”我脸红红的,代儿道歉。她关心地询问是不是前一天睡晚了。我告诉她并没有。郑老师说,小孩子刚上学还没适应,以后就好了。

在教室里,无须严厉声色,郑璟老师温和和讲台上一坐,满堂安静。某次上公开课,摄影师进来时,娃娃们忘记了老师的叮嘱,一

个个欢天喜地地挥手向摄影师致意:拍我,拍我呀!课后提及,郑老师仍是欢欢喜喜:“我们班的孩子们就是活泼!”她并不因孩子们破坏了课堂纪律而生气。以德树人,以情育人,以智启人,在郑老师身上展现无疑。

看到一个名字,想起一个人,想起孩子幼时的那些时光。逝者如斯夫。二十年何其长,二十年何其短,一个娃的求学时光,匆匆,太匆匆!年龄越增长,越发明白郑老师为师之可贵。感恩有她,对初入校园的孩子,温柔以待;感恩有她,以欣赏以关爱,助力孩子们在快乐中成长。(范容,任职于邵阳市中医医院)



投稿往事

吴小林

三十多年前,我们村的小学教师吴楚湘订了一份《邵阳日报》。那时,我正在读高中。寒暑假,我都要到他家借课外书籍,顺便把那一堆《邵阳日报》也抱了回来。

其他的课外书籍,我看得很快,但看《邵阳日报》却看得慢,看得仔细。我喜欢看时事政治新闻。报上还有很多新闻是关于我们本地的事,有些是我们所见的,有些是我们所闻的,但经过记者或通讯员的报道,我们又有了另一番的了解。里面的副刊,我也喜欢。很多描写本地风土人情的文章,让我觉得亲切、温暖。那些美好的句子,我会抄写下来。

高三那年,我的同学肖军在《邵阳日报》发了一首诗,报社给他寄来了稿费单。那时,去邮局领汇款还要单位盖章。肖军找到校长盖了章。校长知道肖军在《邵阳日报》发了诗歌,很是高兴,马上召集全体师生开会,号召大家向肖军同学学习。

后来,我和肖军高考都落了榜,他去一所学校做代课老师,我回家种田。农闲的时候,我仍然去吴楚湘老师那里借书借报。不上学了,我看看书报却更加认真了。特别是看《邵阳日报》,更是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看完。有什么本地新闻,国家有什么新的政策,我都给村里的人讲。村里人说我“百

事通”,上知天文,下知地理。

经常在报上看到肖军的文章,我也决定向报刊投稿。我买了几本方格稿纸,一沓信封,几十张邮票。那天晚上,我一气呵成写了两首诗,工工整整地抄写好。第二天,我要院子一个去赶集的大娘把我的信带到邮局寄了。

稿件寄了一个月,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我不甘心,接二连三地向《邵阳日报》寄去十多封信件,但都是泥牛入海。我去向禹坤吾请教,那时他已是有名气的作家了。我问他,别人写的东西能发表,我写的为什么就不能发表?禹坤吾说要先看我的作品。我拿出一叠诗稿。禹坤吾看了后说,你的诗还没有达到发表的水平,语言不精练,无病呻吟,没有诗意。最后,他建议我先写散文,写一些熟悉的人和事,语言过关了,再写诗。临走的时候,禹坤吾拍了拍我的肩说:“你要向你的同学肖军学习,他的文字功底好。他现在是《邵阳日报》的通讯员了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,我写了两篇散文给禹坤吾看。他指着其中一篇文章说,这篇文章达到发表水平了。我要他向《邵阳日报》推荐一下。他说:“编辑只看文章的质量,不管是熟人还是不熟的人,凡没有达到发表水平的都不会发。文章写得好,即使你是无名的作

者,也会发表的。你听我的,写作没有捷径,没有后门,只有努力才能赢得胜利。”但我根本听不进去,我很诚恳地要他推荐。他拗不过我,只好在我文章的末尾写着:“禹坤吾推荐,请编辑同志酌情处理。”然而,这篇文章同我以前所有投的稿一样,石沉大海。我知道,我还需要努力。同时,我相信了禹坤吾的话,写作没有捷径可走,只有靠自己的努力。

2000年,我外出打工。2012年9月,我从深圳回家,有事要去邵阳市办理,特意去邵阳日报社转了一圈。报社大楼与我想象中的宏伟、高大、神秘,相差甚远。沿着围墙走,后面是一大块菜地,苦瓜藤丝瓜藤爬满了围墙。

我魂牵梦萦的《邵阳日报》编辑部就在这里。我心中那神圣的、在信封上写过无数次的地址就在这里。现在她不再神圣,但却亲切起来了。本来想上去看看我仰慕已久的编辑老师,但怕打扰他们,只好一再回望报社大楼,默默地走了。

虽然后来我很少写作了,但我依然保留着看书看报的习惯。在外漂泊的日子里,我每天都要关心家乡的人和事,而《邵阳日报》就是了解家乡的窗口。不管怎样忙怎样累,只要闲下来,我就打开《邵阳日报》的电子报,一页一页地看。老婆和女儿下班回来,我就把里面的内容讲给她们听。看到精彩的文章,就先收藏起来,有时间了,再反复地看。(吴小林,邵阳人,现居深圳)

募捐报道,帮助我们筹到了救命钱。前不久,为出版评论集,我请求未曾谋面的石世祯帮忙查找我在《邵阳日报》发表的一篇文章《穿闹市招牌》。他不辞辛劳,终于找到了刊发于1987年的这篇文章。这些,都令我无比感动。

此外,报社还给了我以文会友的平台。年已花甲的我,结识不少年轻有为的编辑记者,我从他们身上学到诸多新理念和思维,他们对文字的精准把握和对新闻的敏锐洞察力让我获益匪浅。我期待与他们继续携手前行,在这充满魅力的文艺世界不断探索。

(聂世忠,邵阳学院教授、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)

《邵阳日报》刊发的。

我的学术生涯始终离不开《邵阳日报》。1988年2月6日,《邵阳日报》以《启开美的眼睛》为题,报道了我在市内学校、文化馆等开展公益美术欣赏讲座的事迹。此后,我的教学成果多次获《邵阳日报》报道。

我认为,短小鲜活的大众化文艺评论,是长篇大论代替不了的。近年,我撰写的《图画战疫著升沉》《践行“人民至上”的文艺观——歌曲〈早安隆回〉评析》,也相继在《邵阳日报》发表。

1998年,我的一个家人需要进行换肾手术。《邵阳日报》刊发了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有奖征文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



希望的田野 石国兴摄

精心雕琢育英才

曾瑛

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,蕴藏着无限的潜力和可能。关心下一代、教育好孩子,不仅是每个家庭的责任,更是全社会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。

家庭,是孩子最初接触社会、感知世界的场所,也是他们性格、习惯和价值观形成的摇篮。在家庭中,父母不仅是孩子的监护人,更是他们心灵的导师。我们要重视家庭教育,以良好的家风家教熏陶孩子,让他们在爱的滋养下健康成长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强调,家庭教育中,父母应以身作则。陶行知先生更是践行了自己的教育理念,他的孩子个个品学兼优,成长为社会的栋梁之才。

学校,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圣地,更是孩子们成长的沃土。教育工作者们要以深沉的情怀和远大的抱负,悉心耕耘,努力将孩子们培育成社会的栋梁之才。张桂梅校长以其卓越的教育实践和深厚的教育情怀,成为当代教育界的楷模。她扎根偏远山区,面对艰苦的环境和困顿的条件,凭借着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对孩子们的深切关怀,创办了女子高中,为那女孩们点亮了通往知识殿堂的明灯。她的教育理念“为了孩子的一切”不仅仅是口号,更是她行动的指南。她用教育的力量激发每一个孩子的潜能,点燃孩子们内心的希望之火。作为教育工作者,更应坚定对教育事业

的执着追求,看到教育的崇高使命和无限可能——不仅仅是传授知识,更是塑造品格、启迪智慧、培养能力。

当今时代,国家对教育的深度投入和前瞻性改革,让孩子们平等地沐浴在知识的阳光下。社会各界对教育的高度重视,更是为孩子们铺设了多元化的成长道路,让他们在实践中探索,在挑战中成长。在信息化的助力下,孩子们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。他们跨越时空的界限,与世界对话,用智慧与勇气书写自己的青春篇章。这片广阔的天地,不仅锤炼了孩子们的意志,更塑造了他们的品格,让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更加从容与坚定。

教育的本质,远非单纯的知识传授,而是塑造一个完整的人——一个拥有广阔知识、精湛技能、丰富情感、积极态度与正确价值观的综合体。

总之,我们要以非凡的视野拥抱变革,精心雕琢育英才,共绘薪薪明天。

(曾瑛,任职于新邵县新田铺镇水尾完全小学)

关心下一代
教育好孩子
邵阳市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◆岁月回眸

父亲的遗物

周后运

父亲出生在洞口县黄桥镇的一个革命家庭。爷爷49岁因公去世后,父亲将爷爷的军功章收藏好,靠着自学,成为远近闻名的厨师和木匠。带着手艺,他投入辛勤的劳作之中,不仅在致富的路上越走越宽广,也成了帮助群众、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模范典型。

后来,母亲怀上我不到两个月,父亲就被抽调到距家数百里外的湘黔边境修铁路。有孕在身的母亲,既要挣工分,还要照料嗷嗷待哺的女儿。爷爷生前的战友多次来到修建湘黔铁路的工地看望我父亲,并想将他调到家乡县城工作,但父亲拒绝了。他一直潜心在大山深处劳作,并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两年后,衣衫破烂的父亲返回家乡黄桥时,我已会咿咿呀呀说话了。农业生产责任制推行后,父亲做了近二十年的村委会干部。这些年里,他一边躬耕田土一边履职村务,没有拿工资和任何报酬。见到乡亲们有困难,父亲常常不忘嘘寒问暖,给予帮助。

正当我们有了些许条件孝顺父母的时候,2018年9月的一天,父亲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一向节俭的父亲,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

么物资财富。只有一个小小的木盒,他生前悄然放在枕头边,始终没有打开示人。

为了收拾他的遗物,全家人一起打开了这个小木盒,里面是一本鲜艳如新的《中国共产党党员党费证》和一本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。半个世纪的时光凝聚在这两个红色本子上,足可见父亲对共产党员身份的无比珍视。

回到惠州,我看到了儿子的一篇文章《多想再牵爷爷的手》:“我出生在广东……因父母创业无暇顾及,只得把嗷嗷待哺的我送回祖水河畔的一个偏僻小山村,交给我在家乡种田的爷爷奶奶抚养。虽然农村的生活很艰辛,但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幼时光……”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儿子的文章,没想到向来洒脱的儿子,文笔竟然如此细腻丰富。“爷爷牵着我的手,脸上露出了笑容。爷爷因长年累月地操劳,这双手已粗糙得像老松树皮,手背裂开了一道口子,手掌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”曾经,我也像儿子一样,牵着父亲的手。读到这里,我不禁潸然泪下。

父亲去世转瞬间已经六年了。他留下的精神财富,将永远滋养后辈。

(周后运,洞口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(上接1版)

2018年,28岁的刘朝斌纠结于“爬山王”的安全,与几个运输队的朋友一同前往深圳务工。然而,务工收入长期每月仅够维持一家妻儿老小的日常开销。2022年,他在与家人微信聊天时,得知绥宁县委、县政府正举全县之力发展南竹产业,还专门成立了南竹产业发展中心,每年统筹财政资金4000余万元用于南竹丰产培育,完成竹林道建设3200多公里,全县组建302支南竹专业砍伐队,还引进300多台南竹专用运输车用于南竹安全运输。这让刘朝斌心动不已。他与务工伙伴立即购买返乡车票,每人通过“南竹贷”获得帮扶贷款5万元,以旧换新购置了一台专门运输南竹的农用汽车,重新操起了旧业。“大山给我们一碗饭吃,虽然背负贷款,但我们心里十分踏实。预计两年之内我就能

还清贷款,还能在家照顾老人和妻儿,比在外打工强多了。”刘朝斌说。据他介绍,现在的专用汽车比以往的“爬山王”车轮大了一圈,刹车系统及液压方向盘等安全性能明显加强,尤其是现在新修和改建的竹林道让运输队的司机们上山、下山更是有了安全保障。

“为了南竹产业的健康发展,更为了百姓福祉,我们义无反顾要在‘南竹下山’方面做好文章。”绥宁县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。

“以前开‘爬山王’的时候,很少有竹林道,即便有,也非常难走。现在开农用汽车了,竹林道四通八达,很多时候车子在茫茫竹海中行驶,简直是一种享受!”刘朝斌感慨。

绥南南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,点亮了万家灯火,甜蜜了千千万万个刘朝斌这样的勤劳人家。

心中的那片圣地

聂世忠

在我的青春记忆里,《邵阳日报》光芒璀璨。我初次去位于大信街的报社送稿时,那木板楼房里张贴的版面点评,至今历历在目。彼时的我,对于报纸满心崇敬。

尽管首次投稿未被录用,然而我毫不气馁。终于在1985年5月18日,我的《丑的遐想》一文成功得以发表。这让我的写作信念愈发坚定。接着,我连续发表多篇短文,如《从牛仔裤谈女装的新浪潮》等。1986年,《邵阳日报》刊发了我最早的设计评论《新潮的掀起——观邵阳、株洲、岳阳、常德四市包装装潢设计联展》。我的第一篇电视剧评论《这样表现罪犯美吗?》,也是在